水滸傳（100回本)/第044回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第四十三回

水滸傳（100回本)
第四十四回　錦豹子小徑逢戴宗　病關索長街遇石秀
作者：元末明初　施耐庵著　元末明初　羅貫中著　明　李卓吾評

第四十五回

詩曰：

豪傑遭逢信有因，連環鈎鎖共相尋。

矢言一德情堅石，歃血同心義斷金。

七國爭雄今繼迹，五胡雲擾振遺音。

漢廷將相繇屠釣，莫惜梁山錯用心。

話説當時李逵挺着朴刀來，聞李雲兩個就官路傍邊鬥了五七合，不分勝敗。朱富便把朴刃去中間隔開，叫道：且不要閉，都聽我説。二人都住了手。朱富道：師父聽説，小弟多蒙錯愛，指教鎗棒，非不感恩。只是我哥哥朱貴見在梁李卓吾批評：水許傳妒山泊做了頭領，今奉及時雨宋公明將令，着他來照管李大哥，不爭被你拿了觧官，教我哥哥如何回去見得宋公明？因此做下這場手段。却絶李大哥乘勢要壞師父，却是小弟不肯容他下手，只殺了這此土兵。我門本待去得遠，猜道師父回去不得，必來趕我。小弟又想師父日常恩念，特地在此相等師父，你是個精細的人，有甚不省得？如今殺害了許多人性

命，又走了黑旋風，你怎生回去見得知縣？你若回去時，定吃官司責怪，又無人來相救。

不如今日和我們一同上山，投　　宋公明入了夥，未知尊意若何？李雲尋思了半晌，便道：賢弟，只怕他那里不肯收留我麼？朱富笑道：師父，你如何不知山東及時雨大名，專一招賢納士，結識天下好漢。李雲聽了，歎口氣道：閃得我有家難迸，有國難投。只喜得我又無妻小，不怕吃官司拿了，只得隨你們去休。李逵便笑道：我哥所你何不早説？便和李雲。剪拂了這李雲不曾娶老小，亦無家蕩。

當下三人合作一處，來趕車子。半路上朱□接見了大喜。四籌好漢跟了車仗便行，於路無話。看看相近梁山泊，路上又迎着馬麟、鄭天壽，都相見了，説道：晁、宋二頭領又差我兩箇下山來探聽你消息。今旣見了，我兩個先去回報。

當下二人先上山來報知。次日，四籌好漢帶了朱富家眷，都至梁山泊大寨聚義廳來。朱貴向前先引李雲拜見。晁、宋二頭領相見。衆好漢説道：此人是沂水縣都頭，姓李名雲，綽號青眼虎。次北後朱貴引朱富參拜衆位，説道：這是舍弟朱富，綽號笑面虎。都相見了。李逵訴説取娘至沂嶺，被虎吃了，因此殺了四虎。又説假李逵剪徑被殺一事，衆人大笑。晁、宋二人笑道：被你殺了四個猛虎，今日山寨裏又添的兩個活虎上山，正宜作慶。衆多好漢大喜，便教殺羊宰牛，做筵席慶賀。兩個新到頭領。晁蓋便叫去左邊白勝上首坐定。吳用道：近來山寨十分興旺，感得四方豪傑望風而來，皆是二公之德也，衆兄弟之福也。然是如此，還請朱貴仍復掌管山東酒店，替回石勇、侯健、朱富老小，另撥一所房舍住居。

目今山寨事業大了，非同舊日。可再設三處酒館，專一探聽吉凶事情。往來義士上山，如若朝廷調遣官兵捕盜，可以報知；如何進兵，好做准備。西山地面廣闊，可令童威、童猛弟兄兩個，帶領十數個火伴，那里開店。令李立帶十數個火家去山南邊那里開店，令石勇也帶十來個伴當去北。山那里開店，仍復都要設立水亭號箭，接應船隻，但有緩急軍情，飛捷報來。山前設置三座大關，專令杜遷總行守把，但有一應委差，不許調遣，早晚不得擅離。又令陶宗旺把總監工，掘港汊，修水路，開河道，整理宛子城垣，築彼山前大路。他原是莊户出身，修理久慣，令蔣敬掌管庫藏倉傲，支出納入，積萬累千，精通書筭，令蕭讓設置寨中寨外，山上山下三關把隘，許多行移關防，文約大小頭領號數，煩令金大堅刊造雕刻一應兵符印信、牌面等項，令侯健管造衣袍鎧甲、五方旗號等件，令李雲監造梁山泊一應房舍德堂，令馬麟監管，修造大小戰船。

令宋萬、白勝去金沙灘下寨，令王矮虎、鄭天壽去鴨嘴灘下寨，令穆春、朱富管收山寨錢糧。吕方、郭盛於聚義廳兩邊耳房安歇，令宋清專管筵宴。都分撥已定，筵席了三日，不在話下。梁山泊自此無事，每日只是操練人馬，教演武藝。水寨裏頭領都教習駕舡，赴水舡上厮殺，亦不在話下。

忽一日，宋江與晁蓋、吳學究并衆人閒話道：我等弟兄衆位，今日都共聚大義，只有公孫一清不見回還。我想他回薊州探母參師，期約百日便回，今經日久，不知信息，莫非昧信不來？可煩戴宗兄弟與我去走一　　，探聽他虛實下落，如何不來？戴宗道：愿往。宋江大喜，説道：只有賢弟去得快，旬日便知信息。當日戴宗别了衆人，次早打扮做個承局，下山去了。但見：雖爲走卒，不占軍班，一生常作異鄉人，雨腿欠他行路。債尋常結束，青衫皂帶繫其身；趕趁程途，信籠文書，常愛護，監司出入。皂花藤杖挂宣牌；帥府行軍，夾棒黄旗書令字。家居千里，日不移時，便到廳堦；緊急軍情，時不過刻，不違宣限。早向山東飡黍米，晚來魏府吃鵝梨。且説戴宗自離了梁山泊，取路望薊州來，把四個甲馬拴在腿上，作起神行法來，於路只吃此素茶素食。

在路行了三日，來到沂水縣界，只聞人説道：前日走了黑旋風，傷了好多人，連累了都頭李雲，不知去向，至今無獲處。戴宗聽了冷咲。當日正行之次，只見遠遠地轉過一個人來，看見了戴宗走得快，那人立住了脚，便叫一殼神行太保。戴宗聽得，回過臉來，定晴看時，見山坡下小徑邊立着一個大漢，怎生模樣？但見：白范陽笠子如銀盤拖着紅纓；皂團領戰衣，似翡翠圍成錦綉。　　膊纏裹肚，腿絣護膝襯翰鞋，沙魚鞘斜插瘠刀，筆管鎗銀絲纏桿。那人頭圓耳大，鼻直口方，生得眉秀目疏，腰細膀闊。遠看毒龍離石洞，近觀飛虎下雲端。戴宗聽得那人叫了一聲神行太保，連忙回轉身來，問道：壯士素不曾拜識，如何呼喚賤名？那漢慌忙答道：足下直乃是神行。太保撇了鎗，便拜倒在地。

戴宗連忙扶住答禮，問道：足下高姓大名？那漢道：小弟姓楊名林，租貫彰德府人氏，多在綠林叢中安身，江湖上都叫小弟做錦豹子楊林。數月之前，路上酒肆裏遇見公孫勝先生，同在店中吃酒相會，備説梁山泊晁、宋二公招賢納士，如此義氣。寫下一封書，教：小弟自來投大寨入夥，只是不敢擅進，誠恐不納。因此心意未定，進遏蹉跎，不曾敢來。外日公孫先生所説李家道口，舊有朱貴開酒店，在彼招引上山入夥的人。山寨裏亦有一個招賢飛報頭領，喚做神行太保戴院長，日行八百里路，今見兄長行步非常，因此喚一聲看。不想果是仁兄。正是天幸，無心而得遇。戴宗道：小可特爲公孫勝先生回薊州去，杳無音信。今奉晁、宋二公將令，差遣來薊州探聽消息，尋取公孫勝還寨，不期却遇足下相會。

楊林道：小弟雖是彰德府人，這薊州管下地方州郡都走遍了。倘若不弃，就隨侍行兄長同走一遭。戴宗道：若得足下作伴，實是萬幸。尋得公孫先生見了，一同回梁山泊去未遲。楊林見説了大喜，就邀住戴宗，結拜爲凡。戴宗收了甲馬，兩個緩緩而行，到晚就投村店歇了。楊林置酒請戴宗，戴宗道：我使神行法，不敢食葷。兩個只買些素飯相待，結義爲兄弟。過了一夜。次日早起打火吃了早飯，收拾動身。楊林便問道：兄長使神行法走路，小弟如何走得上，只怕同行不得。戴宗咲道：我的神行法也帶得人同走。我把兩個甲馬拴在你腿上，作起法來，也和我一般。走得快，要行便行，要住便住，不然你如何趕得我走？楊林道：只恐小弟是凡胎濁骨的人，比不得兄長神體。戴宗道：不妨，是我的這法，諸人都帶得，作用了時，和我一般行，只是我自吃素，並無妨礙。

當時取兩個甲馬，替楊林縛在腿上。戴宗也只縛了兩個，作用了神行法，吹口氣在上面，兩個輕輕地走了去，要緊要慢，都隨着戴宗行。兩個於路閒説些江湖上的事，雖只見緩緩而行，正不知走了多少路。兩個行到巳牌時分，前面來到一個去處，四圍都是高山，中間一條驛路。楊林却自認得，便對戴宗説道：哥哥，此間地名喚做飲馬川，前而兀那高山裏，常常有大夥在内，近日不知如何，因爲山勢秀麗，水遶峰環，以此喚做飲馬川。兩個正來到山邊過，只聽得忽地一聲鑼響，戰鼓亂鳴，走出一二百小嘍囉，攔住去路，當先擁看。兩籌好漢，各挺一條朴刀，大喝道：行人須住脚，你兩個是甚麽鳥人，那里去的？會事的，快把買路錢來，饒你兩個性命。楊林笑道：哥哥，你看我結果。

那呆鳥撚着筆管鎗搶將入去。那兩個頭領見他來得兇，走近前來，看了上首的那個，便叫道：且不要動手，兀的不是楊林哥哥麽？楊林見了，却　　認得上首那個大漢提着軍器，向前剪拂了，便喚下首這個長漢都來施禮罷。楊林請過戴宗，説道：兄長且來和這兩個弟兄相見。戴宗問道：這兩個壯士是誰？如何認得賢弟？楊林便道：這個認得小弟的好漢，他原是蓋天軍襄陽府人氏，姓鄧名飛，爲他雙晴紅赤，江湖上人都喚他做火眼後猊，能使一條鈚鏈，人皆近他不得。多曽合夥，一别五年，不曾見面。誰想今日他却在這里相遇着。鄧飛便問道：楊林哥哥，這位兄長是誰？必不是等閒人也。楊林道：我這仁兄是梁山泊好漢中神。行太保戴宗的便是。鄧飛聽了道：莫不是江州的戴院長，能行八百里路程的？

戴宗答道：小可便是。那兩個頭領慌忙剪拂道：平日只聽得説大名，不想今日在此拜識尊顔。戴宗看那鄧飛時，生得如何？有詩爲証：原是襄陽關撲漢，江湖飄蕩不思歸。多飡人肉雙睛赤，火眼狻猊是鄧飛。

當下二位壯士施禮罷，戴宗又問道：這位好漢高姓大名？鄧飛道：我這兄弟姓孟名康，祖貫是真定州人氏，善造大小舡隻。原囚押送花石綱要造大舡，嗔怪這提調官，催併責罰，他，把本官一時殺了，弃家逃走，在江湖上綠林中安身，已得年久。因他長大，白淨人都見他一身好肉體，起他一個綽號，叫他做玉幡竿孟康。戴宗見説大喜，看那孟康時，怎生模樣，有詩爲証：能攀强弩衝頭陣，善造艨艟越大江。真州妙手樓舡匠，白玉幡竿是孟康。

當時戴宗見了二人，心中甚喜。四籌好漢説話，問楊林，問道：二位兄弟在此聚義幾時了？鄧飛道：不瞞兄長説，也有一年之上，只近半載之前，在這直西地面上，遇着一個哥哥，姓裴名宣，祖貫是京兆府人氏，原是本府六案孔兄出身，及好刀筆，爲人忠直聰明，分毫不肯苟且，本處人都稱他鉄面孔目。亦會拈鎗使棒，舞劍輪刀，智勇足備。爲因朝廷除將一員貪濫知府到來，把他尋事刺配沙門島。從我這里經過，被我們殺了，防送公人，救了他，在此安身，聚集得三二百人。這裴宣極使得好雙劍，讓他年長，見在山寨中爲主。煩請二位義士同徃小寨相會片時。便叫小嘍囉牽過馬來，請戴宗、楊林都上了馬，四騎馬望山寨來。行不多時，早到寨前下了馬。裴宣已有人報知，連忙出寨，降階而接。

戴宗、楊林看裴宣時，果然好表人物，生得内白肥胖，四平八穩，心中暗喜。怎見得？有詩爲証：問事時智巧心靈，落筆處神號鬼哭。心平恕，毫髮無私，稱裴宣鉄面孔目。

當下裴宣出寨來，降階迎接，邀請二位義士到聚義廳上，俱各請禮罷，謙讓。戴宗正面坐了，次是裴宣、楊林、鄧飛、孟康、五籌好漢，賓主相待。坐定筵宴，當大吹大擂，飲酒一團和氣。看管聽説：這也都是地煞星之數，時節到來，天幸自然義聚相逢。衆人吃酒中間，戴宗在筵上説起：晁、宋二頭領招賢納士，結識天下四方豪傑，待人接物，一團和氣，仗義疏財，許多好處。衆頭領同心協力。八百里梁山泊如此雄壯，中間宛子城、蓼兒洼，四下里都是茫茫烟水，更有許多軍馬，何愁官兵到來？只管把言語説他三個。裴宣回道：小弟寨中也有三百來人馬，財賦，亦有十餘　　車子，糧食、草料不算。倘若仁兄不弃微賤，時引薦于大寨入夥，愿聽號令效力。未知尊意若何？戴宗大喜道：晁、宋二公待人接納，並無異心，更得諸公相助，如錦上添花。

若果有此心，可便收拾下行李，待小可和楊林去薊州見了公孫勝先生回來，那時一同扮做官軍，星夜前徃。衆人大喜。酒至半酣，移去後山斷金亭上，看那飲馬川景致。吃酒

端的好個飲馬川。但見：一望茫茫野水，周迴，隱隱青山，幾多老樹，映殘霞數片。綵雲飄遠岫，荒田寂寞，應無稚子看牛；古渡凄凉，那得奚人飲馬。只好強人安寨柵，偏宜好漢展旌旗。戴宗看了這飲馬川一派山景，喝采道：好山好水，真乃秀麗，你等二位如何來得到此？鄧飛道：原是幾個不成材小廝們在這里屯札後，彼我兩個來奪了這個去處。衆皆大笑。五籌好漢吃得大醉。裴宣起身舞劍飲酒，戴宗稱贊不已。至晚，各自回寨内安歇。次日，戴宗定要和楊林下山，三位好漢苦留不住，相送到山下作別，自回寨祖來，收拾行裝，整理動身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説戴宗和楊林離了飲馬川山寨，在路曉行夜住，早來到薊州城外，投個客店安歇了。楊林便道：哥哥，我想公孫勝先生是個出家人，必是山間林下村落中住，不在城裏。戴宗道：説得是。當時二人先到城外，一到處詢問公孫勝先生下落消息，並無一個人曉得他。住了一日，次早起來，又去遠近村坊街市訪問人時，亦無一個認得。兩個又回縣中歇了。第三日，戴宗道：敢怕城中有人認得他？當日和楊林却入薊州城裏來尋他。兩個尋問老成人時，都道：不認得。敢不是城中人？只怕是外縣名山大刹居住。楊林正行到一個大街，只見遠遠地一派鼓樂，迎將一個人來。戴宗、楊林立在街上看時，前面兩個小牢子，一個馱着許多禮物花紅，一個捧着若干段子采贈之物。後面青羅傘下，罩着一個押獄鄶子。

那人生得好表人物，露出藍靛般，一身花綉，兩眉入鬓，鳳眼朝天，淡黃。面皮細細，有幾根髭髯。那人相貫是河南人氏，姓楊名雄，因跟一個叔伯哥哥來薊州做知府，一向流落在此。續後一個新任知府却認得他，因此就參他做兩院押獄，兼充市曹行刑劊子。因爲他一身好武藝，面貌微黃，以此人都稱他做病關索。楊雄有一首臨江仙詞，單道着楊雄好處：但見：兩臂雕青鐫嫩玉，頭巾環眼嵌玲瓏。鬢邊愛插翠芙蓉，背心書劊字，衫串染猩紅。問事廳前逞乎段，行刑處刀利如風。微黃面色細眉濃。人稱病關索，好漢是楊雄。

當時楊雄在中間走着，背後一個小牢子，擎着鬼頭靶法刀，原來絞去市心裏决刑回來。衆相識與他挂紅賀喜，送回家去。正從戴宗、楊林面前迎將過來，一簇人在路口攔住了把盞。只見側首小路里又撞出七八個軍漢來，爲頭的一個叫做踢殺羊張保。這漢是薊州守禦城池的軍，帶着這幾個，都是城裏城外，時常討閑錢使的破落户漢子，官司累次，奈何他不改。爲見楊雄原是外鄉人，來薊州，有人惧怕他，因此不怯氣。當日正見他賞賜得許多段匹，帶了這幾個没頭神吃得半醉，却好趕來要惹他。又見衆人攔住，他在路口把盞。那張保撥開衆人，鑽過面前，叫道：節級拜揖！揚雄道：大哥來吃酒。張保道：

我不要酒吃，我特來問你借百十貫錢使用。楊雄道：雖是我認得大哥，不曾錢財相交，如何問我借錢？

張保道：你今日詐得百姓許多財物，如何不借我些？楊雄應道：這都是別人與我做好看。的，怎麼是詐得百姓的？你來放刁，我與你軍衛有司，各無統屬！張保不應，便叫衆人向前一鬨，先把花紅段子都搶了去。楊雄叫道：這廝們無禮！却待向前打。那搶物事的人，被張保匹胸帶住，背後又是兩個來拖住了手，那幾個都動起手來，小牢子們各自回避了。楊雄被張保并兩個軍漢逼住了，施展不得，只得忍氣觧折不開。正鬧中間，只見一條大漢挑着一擔柴來，看見衆人逼住楊雄，動憚不得。那大漢看了，路見不平，便放下柴擔，分開衆人，前來勸道：你們因甚打這節級？那張保睜起眼來喝道：你這打脊餓不死、凍不殺的乞丐，敢來多管！那大漢大怒，焦燥起來，將□□匹頭只一提，一交攧翻在地。

那幾個挈閒的見了，却待要來動手，早被那大漢一拳一個，都打的東倒西歪。楊雄方纔脫得身，把出本事來施展動，一對拳頭，攛梭相似，那幾個破落户都打翻在地。張保他不是頭，扒將起來，一直走了。楊雄忿怒，大踏步趕將去，張保跟着槍包袱的走，楊雄在後面追着，赴轉小巷去了。那大漢兀自不歇手，在路口尋人厮打。戴宗、楊林看了，暗暗地喝采道：端的是好漢！此乃路見不平，拔刀相助，真壯士也。有詩爲証：路見不平真可怒，拔刀相助是英雄。那堪石秀真豪傑，慷慨相投入夥中。

當時戴宗、楊林向前邀住，勸道：好漢且看我二人薄面，且罷休了。兩個把他扶勸到一個巷内，楊林替他挑了柴擔，戴宗挽住那漢手，邀入酒店裏來。楊林放下柴擔，同到閣兒裏面，那大漢又手道：感蒙二位大哥觧救了小人之禍。戴宗道：我弟兄兩個，也是外鄉人，因見壯士仗義之心，只恐足下拳手太重，悞傷人命，特地做這個出場。請壯士酌三盃，到此相會，結義則個。那大漢道：多得二位仁兄觧拆小人這場，却又蒙賜酒相待，實是不當。楊林便道：四海之内，皆兄弟也，有何傷乎？且請坐。戴宗相讓，那漢那里肯僭上。戴宗、楊林一代坐了。那漢坐于對席，叫過酒保。楊林身邊取出一兩銀子來，把與酒保道：不必來問，但有下飯，只顧買來與我們吃了，一發總箕。酒保接了銀子去，一面鋪下菜蔬果品，案酒之類。

三人飲過數盃，戴宗問道：壯士高姓大名？貴鄉何處？那漢答道：小人姓石名秀，祖貫是金陵建康府人氏。自小學得此鎗棒在身，一生執意，路見不平，但要去相助，人都喚小弟作　　命。三郎因隨叔父來外鄉販羊馬賣，不想叔父半途亡故，消折了本錢，還鄉不

得，流落在此薊州，賣柴度日。既蒙拜識，當以實告。戴宗道：小可兩個，因來此間幹事，得遇壯士如此豪傑，留落在此賣柴，怎能勾發跡？不若挺身江湖上去，做個下半世快樂也好。石秀道：小人只會使些鎗棒，別無甚本事，如何能勾發達快樂？戴宗道：這般時節，認不得真，一者朝廷不明，二乃奸臣閉塞。小可一個薄識，因一口氣去投奔了梁山泊宋公明入夥。如今論秤分金銀，換套穿衣服，只等朝廷招安了，早晚都做個官人。

石秀嘆口氣道：小人便要去，也無門路。可進。戴宗道：壯士若肯去時，小可當以相薦。石秀道：小人不敢拜問二位官人貴姓？戴宗道：小可姓戴名宗，兄弟姓楊名林。石秀道：江湖上聽的説個江州神行太保，莫非正是足下？戴宗道：小可便是。叫楊林身邊包袱内取一錠十兩銀子，送與石秀做本錢。石秀不敢受，再三謙讓，方　　收了作謝。二人藏在身邊，　　知道他是梁山泊神行太保。正欲要和戴宗、楊林説些心腹之話，投托入夥，只聽的外面有人尋問入來。三個看時，却是楊雄，帶領着二十餘人，都是做公的，趕入酒店裏來。戴宗、楊林見人多，吃了一驚，鬧開兩個，慌忙走了。石秀起身迎住道：節級那里去來？楊雄便道：大哥，何處不尋你，却在這里飲酒。我一時被那厮封住了手，施展不得，多蒙足下氣力，救了我這場便宜，一時間只顧趕了那厮去，奪他包袱，却撇了足下。

這夥兄弟聽得我厮打，都來相助，依還奪得搶去的花紅段匹回來，只尋足下不見。却有人説道：兩個客人勸他去酒店裏吃酒，因此　　知得，特地尋將來。石秀道：却練是兩個外鄉客人，邀在這里酌三盃，説此閑話，不知節級呼喚。楊雄大喜，便問道：足下高姓大名？貴鄉何處？因何在此？石秀答道：小人姓石名秀，祖貫是金陵建康府人氏，平生性直，路見不平，便要去捨命相護，以此都喚小人做　　命三郎。因隨叔父來此地販賣羊馬，不期叔父半途亡故，消折了本錢，流落在此薊州，賣柴度日。揚雄看石秀時，果然好個壯士生。得上下相等，有首西江月詞，單道着石秀好處。但見：身似山中猛虎，性如火上澆油，心雄膽大有機謀，到處逢人搭救。全仗一條桿棒，只憑兩個拳頭，掀天殼價，滿皇州。

命三郎石秀。

當下楊雄又問石秀道：却　　和足下一處飲酒的客人，何處去了？石秀道：他兩個見節級帶人進來，只道相鬧，以此去了。楊雄道：恁地時，先喚酒保取兩甕酒來，大碗叫衆人一家三碗吃了去，明日却得來相會。酒自去散了。楊雄便道：石家三郎，你休見外，想你此鬧必無親眷，我今日就結義你做個弟兄，如何？石秀見説大喜，便説道：不敢動問

節級貴庚。楊雄道：我今年二十九歲，石弟今年二十八歲，就請節級坐受，小弟拜爲哥哥。石秀拜了四拜。楊雄大喜，便叫酒保安排飲饌酒果來：我和兄弟今日吃個盡醉方休。

正飲酒之間，只見楊雄的丈人潘公，帶領了五七個人，直尋到酒店裏來。楊雄見了，起身道：泰山來做甚麼？潘公道：我聽得你和人廝打，特地尋將來。楊雄道：多謝這個兄弟救護了我，打得張保那廝見影也害怕。我如今就認義了石家兄弟，做我兄弟。潘公叫：好好，且叫這幾個弟兄吃碗酒了去。楊雄便叫酒保討酒來，衆人三碗吃了去，便教潘公中間坐了。楊雄對席上首石秀，下首三人坐下，酒保自來斟酒。潘公見了石秀這等英雄長大，心中甚喜，便説道：我女婿得你做個兄弟相幫，也不枉了公門中出入，誰敢欺負他。又問道：叔叔原曾做甚買賣？道路。石秀道：先父原是操刀屠户。潘公道：叔叔曾省得殺牲口的勾當麼？石秀笑道：自小吃屠家飯，如何不省得宰殺牲口？潘公道：老漢原是屠户出身，只因年老做不得了，止有這個女婿，他又自一身入官府差遣，因此撇了這行衣飯。

三人酒至半酣，計箄了酒錢。石秀將這擔柴也都准了，三人取路回來。楊雄入得門，便叫：大嫂，快來與這叔叔相見。只見布簾祖面，應道：大奇，你有甚叔叔？楊雄道：你且休問，先出來相見。布簾起處，摇摇擺擺，走出那個婦人來，生得如何？石秀看時，但見：黑鬢鬢鬢兒細彎彎，眉兒光溜溜，眼兒香噴噴，口兒直隆隆，鼻兒紅乳乳，腮兒粉塋瑩臉兒輕嬝嬝身兒玉纖纖，手兒一捻捻腰兒軟膿膿，肚兒竅尖尖，脚兒花簇簇鞋兒肉妳妳胸兒白生生腿兒。更有一件窄湫湫緊搦搦，紅鮮鮮黑稠稠，正不知是甚麼東西。有詩爲証：二八佳人體似酥，腰間仗劍漸愚夫。雖然不見人頭落，暗裏教君骨髓枯。原來那婦人是七月七日生的，因此小字喚做巧雲。先嫁了一個吏員，是薊州人，喚做王押司雨年前身故了，方　　晚嫁得楊雄。

未及一年夫妻。石秀見那婦人出來，慌忙向前施禮道：嫂嫂請坐。石秀便拜。那婦人道：奴家年輕，如何敢受禮？楊雄道：這個是我今日新認義的兄弟，你是嫂嫂，可受半禮。當下石秀推金山，倒玉柱，拜了四拜。那婦人還了兩禮。請人來裏面坐地，收拾一間空房，教叔叔安歇，不在話下。過了一宿，話休絮煩。次日，楊雄自出去應當官府。分付家中道：安排石秀衣服巾幘，客店内有些行李包裹，都教去取來楊雄家裏安放了。却説戴宗、楊林自酒店裏看見那夥做公的入來尋訪石秀。鬧開裏兩個自走了，回到城外客店中歇了。次日，又去尋問公孫勝，兩日，絶無人認得，又不知他下落住處。兩個商量了：且田去，要便再來尋訪。當日收拾了行李，便起身離了薊州，自投飲馬川來。

和裴宣、鄧飛、孟康一行人馬，扮作官軍，星夜望梁山泊來。戴宗要見他功勞，又糾合得許多人馬上山。這段話下來接着再説有楊雄的丈人潘公，自和石秀商量，要開屠宰作坊。潘公道：我家後門頭是一條斷路小巷，又有一間空房在後面，那裏井水又便，可做作坊。就教叔叔做房安歇在裏面，又好照管。石秀見了也喜，端的便益。潘公再尋了個舊時識熟副手，只央叔叔掌管帳目。石秀應承了，叫了副手，便把大青大緑，妝點起肉案子，水盆、砧頭，打磨了許多刀仗，整頓了肉案，打併了作坊猪，閤趕上十數個肥猪，選個吉日，開張肉舖。衆鄰舍親戚都來挂紅賀喜，吃了一兩日酒。楊雄一家得石秀開了店，都歡喜，自此無話一向。潘公、石秀自做買賣，不覺光陰迅速，又早過了兩個月有餘。

時值秋殘冬到，石秀，裏裏外外，身上都換了新衣穿着。石秀一日早起，五更，出外縣買猪，三日了，方回家來。只見舖店不開，却到家裏看時，肉案砧頭也都收過了，刀仗家火亦藏過了。石秀是個精細的人，看在肚裏，便省得了。自心中忖道：常言人無千日好，花無百日紅。哥哥自出外去，當官不管家事，必然嫂嫂見我做了這些衣裳，以定背後有説話。又見我兩日不回，必有人搬口弄舌，想是疑心不做買賣。我休等他言語出來，我自先辭了，回鄉去休。自古道：那得長遠心的人。石秀已把猪趕在囤裏，却去房中換了脚手，收拾了包裹行李，細細寫了一本清帳，從後面入來。潘公已安排下此素酒食，請石秀坐定吃酒。潘公道：叔叔遠出勞心，自趕猪來辛苦。石秀道：禮當。丈丈且收過了這本明白帳目，若上面有半點私心，天地誅滅。

潘公道：

叔叔何故出此言？並不曾有個甚事。

石秀道：小人離鄉五七年了，今欲要回家去走一遭，特地交還帳目。今晚辭了哥哥，明早便行。潘公聽了，大笑起來道：叔叔差矣，你且住，聽老漢説。那老子言無數句，話不一席，有分教：報思壯士提三尺，破戒沙門喪九泉。

畢竟潘公對石秀説出甚言語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李卓吾曰：　　命三郎是箇漢子，一刀兩段，再無葛藤，却又精細，所稱智勇足備者，非耶？楊雄一見，便認他爲弟，亦具眼到底得他氣力。豪傑相逢，多是如此。若是道學先生，便有多少瞻前顧後。又曰：戴宗結識石家，三郎一郎，却自可取。